

通

雅

通

雅

通雅卷首之三

桐山方以智密之輯著

同里姚文燮經三較訂

詩說

庚寅答客

姑以中邊言詩可乎。勿謂字櫛句比爲可屑也。從而叶之。從而律之。詩體如此矣。馳驟迴旋之地有限矣。以此和聲。以此合拍。安得不齒齒辨當耶。落韻欲其卓立而不可逸也。成語欲其虛實相間而熨帖也。調欲其稱。字欲其堅。字堅則老。或故實。或虛宕。無不鄭重。調稱則和。或平引。或激昂。無不宛雅。是故玲瓏而歷落。抗墜而貫珠。流利攸揚。可以歌之無盡。如是者論倫無奪。

嫺于節奏。所謂邊也。中間發抒蘊藉。造意無窮。所謂中也。措詞雅馴。氣韵生動。節奏相叶。蹈厲無痕。流連景光。賦事狀物。比興頓折。不卽不離。用以出其高高深深之致。非作家乎。非中邊皆甜之蜜乎。又況誦讀尚友之人。開幃覆代錯之目。舞吹毛灑水之劍。俯仰今古。正變激揚。其何可當。由此論之。詞爲邊。意爲中乎。詞與意皆邊也。素心不俗。感物造端。存乎其人。千載如見者中也。俗之爲病。至難免矣。有未能免而免免者存。聞樂知德。因語識人。此幾知否。

關尹子曰。道寓天地寓。舍可指可論之中邊。則不可指論之中。無可寓矣。舍聲調字句雅俗可辨之邊。則中有妙意。無所寓矣。

此詩必論世論體之論也。此體必論格論嚮之論也。韓脩荃曰。汲汲乎惟陳言之務去。數見不鮮。高懷不發。此誦讀咏歌之情。

卽天地之情也。

如天地則不舊。乾坤寰宇則舊。莊禪最與詩通。然矢櫛巴鼻。亦太粗生。理語典奧。有時亦湊。又

況數百年之時文批語耶。秋風而爲商飈。曉日而爲朝暉。殊屬可厭。然兩間風力所轉。翻字法門。奈黑豆何。要以體格時宜論之。假如退之生割義山刻艷。長吉詭激。宋元朴俚。果是其人。成語成家。何妨別路。

冒以憑口媮快。優人

之白。牧童之歌。與三百乎何殊。然有說焉。閩人語。閩人語。故

當閩人而與江淮吳楚人語。何不從正韻而公談。夫史漢韓蘇

騷雅李杜。亦詩文之公談也。但曰吾有意在。則執樵販而問訊。

呼市井而詬誶。亦各有其意在。其如不中節奏。不堪入耳。何。此

一喻也。謂不以中廢邊。

法嫺矣。詞贍矣。無復懷抱。使人興感。是平熟之土偶耳。倣唐沂漢作相似語。是優孟之衣冠耳。天分有限。又不肯學。良工不示人以樸。不如勿作。然有解焉。不作詩論。隨人示樸。何傷乎。詩以言志。言之不足。故長言之。長言之不足。故咏嘆之。咏嘆之不足。故不知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。一石一葉。性情畢具。誰非舞蹈毫端者乎。

經解曰。溫柔敦厚。而不愚。深于詩者也。孤臣孽子。貞女高士。發其菀結。音貫金石。憤鬱感慨。無非中和。故曰。怨乃以興。猶夫冬之春。貞之元也。五至而終于哀。三無而終于喪。志氣塞乎天地。曾知之乎。此深于溫柔敦厚。而愚卽不愚者也。苦此心之難平。

困以必不能而消之。塞以不可解而寘之。頓引寥濶以曠之。息諸濛汜以冥之。亦壘篴之牖耳。至人無情。無不近情。必貌此冒語以爲至語。以爲至語而忌諱一切。以責永言諭志之正叶乎。時而述事。時而遊覽。時而咏物。神在其中。各有不得已者存焉。不用相強。果一真乎。無汝迴避處。

詩者志之所之也。反復之。引觸之。比興而已矣。世亦有知比者。未可以言興也。興之爲比深矣。賦之爲比興更深矣。數千年之汗青蠹簡。奇情冤苦。猶之草木鳥獸之名。供我之谷呼擊節耳。何謂不可引故事。何謂不可入議論。何謂不可稱物當名。何謂不可逍遙吞吐。指東畫西。自問答。自慰解耶。故曰興于詩。何莫

學夫詩。詩之廣大配天地。變通配四時。惜乎日用而不知。雖興者亦未必知也。水不澄不能清。鬱閉不流亦不能清。發乎情止乎禮義。詩以宣人。卽以節人。老泉曰。窮于禮而通于詩。立禮成樂。皆于詩乎端之。春秋律易。言之者無罪。聞之者足以戒。皆于詩乎感之。道不可言。性情逼真于此矣。言爲心苗。有不可思議者。誰知興乎。知易爲大譬喻。盡古今皆譬喻也。盡古今皆比興也。盡古今皆詩也。存乎其人。乃爲妙叶。何用多談。

有讀千載上之一言而下泣者矣。有誦千載上之一言而起舞者矣。此自當人之所志所造不同耳。前不見古人。後不見來者。念天地之悠悠。獨愴然而淚下。淚下不亦誕乎。彈琴而見文王。

竟來而愁蛟龍。月明而嘯峰頂。謂之誕皆不免乎誕。古人奇懷笑兀躍而騎日月之上。憤而投潢汙之中。不可以莊語。故以奇語寫之。奇者多剗。剗剗于不自知。俗人效步邯鄲。則杜撰難免矣。然而奇之極者。又轉平地。或險譚。或故問。或影略。或冷汰。或卽事實敘。或無中生有。瞿唐龍門乎。通都橋梁乎。宮闕參差乎。荒邨茆舍乎。各從其類。自行其開閤縱橫頓挫之致。不以平廢奇。不以奇廢平。莫奇于平。莫平于奇。時因時創。統因創者。存乎其人。

清新俊逸。子美嘗稱太白。自謂不如也耶。太白得古詩之奇放。專效之者。久則索然。老杜以平實敘悲苦。而備衆體。是以平載。

平奇。而得自在者也。

姑分體裁而言之。古詩直而曲。近而遠。質淡而不醜。追琢而不劇。或以數句爲一句。或分章以爲篇。或平衍而突立別峰。或激起而旁數歷落。或中斷以爲廻環。或瑣屑而寓冷指。轉折之法。如作古文。奇矯屈詰。嘗類謠諺。殊非黠淺所能夢見也。人不能反復于三百楚詞。漢魏樂府。烏有能蘊藉溫雅者乎。六朝組練駢語。別爲選體。佳者不數篇。倣之者似乎適鬱。實拙滯耳。河梁十九首之後。其曹阮陶杜乎。昌黎太生割取其莽蒼可也。太白奇放。次山朴直。東野痛快。高岑取黃初之爽健。王孟取靖節之清遠。後而元白。後而宋元。各有所長。日趨纖薄。其能免乎。七言

古若李杜之奔騰。長吉之險激。文昌子初之峻踔。宋元至今。各有陡峭之篇。至于陶鑄莊騷。風驅電卷。猶有待焉。近體因陳隋之比儷。而初盛以高渾出之。氣格正矣。調至中唐。乃稱嫺雅。刻露取快。則晚唐也。究當互取。寧可執一。杜陵悲涼沉厚。以老作態。是運斤之質也。錢劉皇甫之流利。義山溫許之工艷。香山放翁之樸爽。何不可以兼互用之。自然光焰萬丈。寧須沾丐殘膏。後世尊杜太過者。洩泄亦零陵香矣。不善學古人者。專學古人之疏累。徒好畫龍。見真龍必怖而走。何恠乎。

近代學詩。非七子。則竟陵耳。王李有見于宋元之卑纖。奏弱。反之于高渾。悲壯宏音亮節。鏗鏘乎盈耳哉。雷同旣久。浮濶不情。

能無厭乎。青田浩浩。無所不有。崆峒秋興。深得老杜諸將之氣格。歷下婁東。固不逮也。文長從而變之。公安又變之。但取卑近苛穢而已。竟陵詩歸。非不冷峭。然是快已之見。惡翻七子之案。亦未盡古人之長處。亦未必古人之本指也。區區字句焉。摘而刺之。至于通章之含蓄頓挫。聲容節拍。體致全昧。今觀二公之五言律。有幽淡深峭之情。一作七言。則佻弱矣。時流樂于飾其空疎。羣以帖括填之。且以評語填之。趨于亾俚。識者歎戶外之琵琶焉。

宋後好註詩。詩有不必注者。桂席拾海月。海月爲江瑤柱。使風帆而拾蚌。是何况耶。竹林爲我啼清晝。王母晝下雲旗翻。竹林

王母名襲王蔡魯黃之解。且曰不讀萬卷不行萬里不能知老杜。嗟乎。老杜之破萬卷。豈在此乎。此宋景濂所歎。揜攘而叢脞者也。一飯不忘君。有之矣。率爾咏嘆遷就而爲之說。則所不必。

山谷曰。庾信止於清新。鮑照止於俊逸。不能兼互。渭北地寒。故樹有花少實。江東水鄉多蜃。故雲色駭。文體亦然。欲與白細論此耳。然乎哉。此山谷見宗門之語。映帶表法。而取以論詩耳。其實杜意不如此也。宋以山谷爲杜之宗子。號曰江西詩派。嚴羽卿闢之。專宗盛唐。然今以平熟膚襲爲盛唐。又何取乎。或看翡翠蘭若上。未掣鯨魚碧海中。龍文虎脊皆君馭。歷塊過

都見爾曹。別裁僞體親風雅。轉益多師是汝師。此子美之論也。橫空盤硬。妥貼排界。垠崖崩豁。乾坤雷碾。此退之所取也。讀書深。識力厚。才大筆老。乃能驅使古今。吞吐始妙。如或未然。又增啍點。且從王孟錢劉入。而深造及此可耳。才各有限。學必深造。然後自用所長。豈必執一以相訾耶。崇禎壬午夏與姜如須論此而筆之。

漢立樂府。練時日諸篇。詞皆雕組。繞歌芳樹石流。不可讀者。大字屬詞。細字屬聲。聲詞合錄耳。收中吾妃呼狶。奴何奴軒。是也。鄭漁仲集解題。郭茂倩。左克明。梅禹金。皆以其名彙之。實不可奏諸管絃也。唐宋以來。二十八調。今傳十三。無言其分合者。所

謂樂府之題約如二郎神新水令。隨人填詞。豈據郎神新水而解意乎。初起或然。唐之明漢樂府題作歌者。借名自行其意耳。相傳清平調旗亭。則絕句也。今故難強。詩人擬古。自有別致。嘗與同社約。取古一解二解之句。而各寫其懷。何不可以填詞和古。作因創之嚆矢乎。

休文知四聲韻。多江南之音。豈能知陰陽七音之精乎。詩可寬叶。正韻時宜。古仍可通也。詞則必論挺齋內外中聲矣。七言二六元諸。其餘自諸。非謂可不諸也。拘體亦諸。拘體之響。古風自諸。古風之調。作家老手。定叶天然。

我有萬古宅。青陽玉女峰。常留一片月。挂在東谿松。寫景乎。懷

抱乎泰山忽破碎。涇渭不可求。回首叫虞舜。蒼梧雲正愁。此老會心處不在遠。亦不在近也。繁霜被野艸。歲暮亦云已。黃鵠遊四海。中路將安歸。此哭途中之休歇處乎。萬物各有託。孤雲獨無依。此北窻之休歇處乎。

虛舟子曰。青青河畔艸。絕不是青青河畔艸。但可曰青青河畔艸。知此比興外之比興否。一氣敘至他鄉異縣。忽然曰枯桑知天風。海水知天寒。拘者必謂針線不續矣。乃以雙魚曲折收以上言加飡食。下言長相憶。知此格否。老杜之在山泉水清。出山泉水濁。韋蘇州之熱者不思火。寒者不思水。知此格否。鷄鳴孔雀。諸篇之長敘斷結。北征諸篇用之。香山亦用之。而各自爲致。

太冲詠史。以遇貴卽賤二語斷之。此振衣濯足之奇格也。璧遺
鎬池君。明年祖龍死。秦人相謂曰。吾屬可去矣。一往桃花源千
春隔流水。此太白之奇格也。蜀道難。有所思。其以明遠之行路。
而從騷變者乎。

六朝堆滯中而得爽句。故以句傳。天際識歸舟。楓落吳江冷之
類是也。唐五言古以造句傳者。狂風吹歸心。馬上續殘夢之類
是也。一句之致易曉。通章之致難論。况言先乎。劒截雲。瀧白雨。
割昏曉。海水立。此以一字逼出。

長吉好以險字作勢。然如漢武秦皇聽不得直是荆軻一片心。
原自渾老。杜陵之馮夷擊鼓羣龍趨。黑入太陰雷雨垂。何嘗不